

1/ 错把冯京当马凉

炎炎午后，正卖力地与学生们分享鲁迅的名言佳句。

“老师，鲁迅和鲁宾逊是同一个人吗？”乖乖牌学生一脸认真又天真地问道。我的神情当似听到他们问我“刘墉、刘轩、刘备和刘邦是亲兄弟吗？”那样，惊愕得连下巴都要掉下来了！

没等我来得及反应过来，班长洋洋自得地帮我回答：“才不是呢！鲁迅就是那个瘦得很离谱的《超级演说家》的导师啦！”天，还把凤凰卫视的名主持人陈鲁豫给扯进来。幸好没有人说鲁迅其实就是鲁智深。

无语。亏我之前在课堂上曾钜细靡遗地向学生们介绍鲁迅的生平，大力鼓吹阿Q精神，好让那些“草莓族”在未来荆棘满布的人生路上成为懂得自我解嘲，有抗压能力的EQ高手。

难道，现代学生只有金鱼7秒钟的记忆？

2/ 不按牌理出牌

曾给中二学生在小考中写一篇关于《我最喜爱的诗人》的短文。

学生的答案千篇一律，不是李白就是杜甫，而且多是胡诌瞎扯一番，将周式“无厘头”文化无限发扬光大。

“我最喜欢的诗人就是……当啷当啷……那个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车见车爆胎的李白啦。”我童心大发，忍不住在学生的试卷上画了一颗猪头，写：“李白不是猪猪侠！”（“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……”是中国动漫《猪猪侠GG BOND》中主角的口头语）

还有一种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，竟然在试卷上贬谪诗人的不是，写什么“都是你们这些古人吃饱没事做，那么喜欢把酒对月当歌吟诗作乐，不然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，贻害人间。害惨我们后代得背诵名句、古诗词……”

为无辜的诗人打抱不平啊！我在学生的试卷上力透纸背地写下“这位同学，请不要侮辱中华古诗词的美！”

读到如此“惊天地泣鬼神”的“旷世”之作，李白杜甫若泉下有知，必当是“眼泪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了。

3/ 再世仓颉

当今网络孩童的通病是：提笔忘字。总喜欢自创方块字，随意地多一撇少一捺，以为自己是仓颉转世。

“蠢”字的春下边凭空出现了3条虫，但凡“式、武”字都硬是临门一脚，加上一撇；喜将“染”字的那个“九”写成“丸”……以为“暖、暖”、“幸、辛”、“己、巳”、“拔、拔”、“勿、匆、忽”、“赚、嫌、歉”……是一家亲；各种偏旁部首也傻傻分不清楚——把摧残写成“催”残，热忱写成热“枕”，遗憾写成遗“撼”，把“社、神、祖、祝”等字的示字旁统统写成衣字旁……诸如此类的例子多如天上繁星；“赢”错有错着地写成了各种版本：羸、羸……，抄写笔记时“鲁鱼亥豕”早已是家常便饭。

如此“没心没肺”的学生委实不少，叫华文老师如何省心？但是啊，“任凭学生不急老师急”的我喊破了喉咙使尽奇招提点多年，他们还是屡写屡错，字字错，句句错，还春风得意面不改色——“老师，我们以后又不当华文老师不当作家，会认字就对得起你还有列祖列宗咯！”

4/ 创意百分百

改学生的名句填充考试时，总能挖掘创意无限的奇

葩。我的科学老师在30年前客串教预备班的华文，就曾改过这样的答案——四海之内皆鱼虾也，让平日不苟言笑的她跟我一提起这件陈年往事就笑得花枝乱颤，真是功德无量啊。

我学生的功力也挺深厚，原本秦观那婉约蕴藉的〈鹊桥仙〉一句中的“金风玉露一相逢”到了他手里，马上改变画风，变成了雄赳赳气昂昂的“十八年后又是好汉一条”（下句原是：便胜却人间无数）！

只能说那些不屑于“背多分”的学生尚算有点“良心”，总会将功补过，临场发挥创意，来个古诗词大改造，以博老师一笑。（可惜，之前未有想过写此文，许多妙趣横生的答案就是笑过骂过就算，如今已不复记忆矣。）

在批改学生的试卷及练习时也总有意外惊“吓”，成语如“不折不扣”、“发粪涂墙”、“为母不尊”等出现率可谓频频啊。

学生们对词义的理解与诠释也自成一家，连精英班的学生也可将马拉松赛事中的“黑马”解释为“身手矫健如飞马，且皮肤黝黑的非洲裔选手”。当下让为师忍不住掩卷啧啧赞叹，解释得倒挺合情合理的嘛！

如今网络潮语当道，教华文15年有余，不时会批阅到穿插了火星文、浓浓东北味儿或台式华文或马式巴刹华语的作文，而文章内容方面则有走韩式华丽偶像风的、“虐心宫斗”风的、现代版王子公主复仇记的……要啥有啥，简直是百花齐放。就有一些不听老师言的学生不怕吃眼前亏，一味顽固自我地力求创意好玩，大胆挑战应考标准，甚至颠覆中文之美！

后记

这是一堂堂“奇葩”有趣又令人生气的华文课。

近年来学生的中文驾驭能力江河日下，前景堪虞。我衷心希望他们善加利用网络之便，多上网参考有内涵有新意的满分佳作，多读名家名篇，多涉猎经典，多掌握现代文及古代诗文的作答技巧，多跟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多自我增值，多提升内在的文化素养、内涵……而不是沉溺在“王者荣耀”（网络游戏）中欲罢不能，或在社交网站上无事生非，凸显自己的愚昧和八卦。

选修华文的学生当自强啊！

華文課堂

奇／趣／氣 聞多

■文／蔡若禾（古晉）

